

准噶尔史论文集

第一集

(1928—1976)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一九八一年编印



A 867959

第 一 部 分

(1928—1949)

前 言

我们在编写《准噶尔史略》一书的过程中，收集了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八一年间国内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述我国厄鲁特蒙古史或涉及到它们的文章一百余篇，现从中选择了一部分，编印成《准噶尔史论文集》一、二集两册，供研究工作者和读者参考。

厄鲁特蒙古族历史上统称西蒙古曾分布在我国西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厄鲁特史的研究，是蒙古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厄鲁特原分为四部，其中之一的“准噶尔部”明末清初曾称雄西北，统一了伊犁河流域及其以北包括厄鲁特各部和一些突厥部落在内的广大地区，故清代把居住在新疆地区的厄鲁特各部亦统称之为“准噶尔”。近世以来，国外研究西蒙古也多以准噶尔部的研究为重点，形成为“准噶尔学”，为此，我们在编印这本文集时便沿用了习惯称法，取名为《准噶尔史论文集》。实际上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包括了：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等厄鲁特四部及与此有关的内容。

选入本文集的论文，按发表的时代分为三个部分：

一、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发表的论文，共十四篇。

二、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六年发表的论文，共十一篇。

三、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发表的论文，共五十三篇。每一部分的文章均按其内容编排，同一内容的文章则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有些文章删去了与西蒙古史无关的部分作了节录，但在文前标有小目。已搜集到没有选入的文章四十篇，附有目录，以备查找。

本文集共收录文章七十八篇，约八十万字。由于各文撰写的时代不同，作者的学术观点各异，我们辑了这些文章，谨供研究工作者和读者参考。

所收录的文章，原文在编排格式上和标点符号上很不一致，本文集大体上予以划一，但由于编印上的困难，在标点符号上还未能作到尽善尽美。特别是有些应该收录的文章因有附图，印刷有困难，只好割爱删去。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一般未经原作者审阅和修订，但各文都注明了出处，读者需要引用本文集的文章时，务请查对原文。

我们水平有限，本文集舛误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一九八一年

目 录

第一部分 (1928年—1949年)

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政策	郑鹤声 (1)
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	罗应荣 (22)
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	张维华 (31)
中国近代边疆经略史	华企云 (45)
清代边制述略	陈芳芝 (53)
蒙藏民族的历史概述	马鹤天 (58)
清圣祖驱准保藏用兵始末	丁实存 (70)
伊犁将军设置之原因与职权	丁实存 (85)
土尔扈特与杜尔伯特民族之由来及其生活状况	王金绂 (91)
土尔扈特部西徙与图理琛之出使	张维华 (104)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	韩儒林 (114)
新疆之蒙族	倪志书 (118)
青海蒙番史略	阿 依 (128)
察海蒙族之调查	(138)

第二部分 (1950年—1976年)

明代蒙古地区和中原间的贸易关系	阿萨拉图 (143)
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	金启崙 (151)
谎言改变不了历史——驳苏修篡改我国准噶尔部历史的无耻澜言	
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室	(172)
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	庆 恩 (185)
清代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历史画卷	王宏钧 刘如仲 (197)
论噶尔丹的历史作用	刘仁成 (204)
十八世纪初叶清廷进攻准噶尔期间第一次到俄蒙及俄京的中国使节	陈复光 (210)
胤禛西征纪实	王钟翰 (227)
略论清代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	周伟州 (240)
论康熙	刘大年 (247)
论康熙的历史地位	
对刘大年同志“论康熙”一文的高榷	袁良义 (262)

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政策

郑鹤声

李兆洛曰：“皇天眷佑有清懋笃世德，全付以覆焘之下所有疆土，无内外弼成大一统之规。……其于诸藩地，容之如天地，养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成之如雷霆，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劳则劳之，患则救之。量材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一民寸土，天子无所利焉；寸赏斗罚，天子无所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皇朝藩部要略序）盖清廷对于诸藩，以共主自认，故其对于诸藩之治理，亦以恩教育养为宗旨。大抵先用武力以威服之而后施以怀柔之政策，每当用武力时，常宣布其不得已之苦衷。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亲征噶尔丹，驻蹕塔尔奇喇，赐留牧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宴，因谕曰：“朕君临天下，统御万邦，本无分于内外，即绝域荒徼，皆吾赤子，一体眷念。厄鲁特噶尔丹逆天肆虐，恃强凌弱，掳掠喀尔喀等国。朕不辞劳瘁，亲统大兵，征伐剿灭。分厄鲁特之祸靖，则朔方永清矣。尔七旗喀尔喀自今以后，各自乐业，图报国恩，以副朕家视天下至意。”又三十七年十月，以平噶尔丹，立碑太庙，御制碑文曰：“惶天尽所覆，海内外日月所出入之区，悉以界予一人，自践祚迄今，早夜殚思，休养生息，冀臻临睨，以克副维皇天德好生之意。庶几疆域无事，得以偃兵息民。乃厄鲁特噶尔丹险阻北陲，因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辄狡焉肆其凶逆犯我边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宁。夫荡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内，边寇不除，则我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愤，天讨所必加，岂惮一人之劳，弗貽天下之逸。”（俱见康熙东华录）雍正九年四月谕内阁曰：“朕御极以来，继述皇考圣祖仁皇帝安区宇之圣心，肝食宵衣，朝乾夕惕，欲使薄海内外，休养生息，物阜民安，永戢兵戈，咸登衽席，以成荡平熙皞之治。是以宣猷敷治之间，安纲庶务，凡有益于民生者，莫不兴举，不便于民生者，莫不屏除。若有几微措置失宜，即五内展转，寤寐难安，岂肯好大喜功，兴兵构难，使百姓有供应之劳，不遑宁谧哉？惟有除暴乃所以安民，抚内必兼平攘外，此古今不易之至理，帝王治世之常经。……从来穷兵黩武，为圣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强凌弱，又仁人君子之所不忍为者。况准葛尔弹丸之地，远在极北之区，得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不足以驱使，即此天此朝食，亦不足以跨庙略而耀武功。凡此皆皇考与朕熟思审处，先后筹划数十年而出于万不得已者也。”（雍正东华录）乾隆二十一年因用兵准部谕曰：“准葛

尔之为西北后患，自有明迄于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考当噶尔丹策零等藩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挾伐以为边陲久安之计。朕仰承鸿绪，上荷天府，适值该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后，既已有机可乘，而乃安坐失之，岂不貽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考民天之灵耶？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二十三日又谕曰：“准葛尔一事，自用兵以来，伊犁既已荡定，而哈萨克汗阿布赉通亦谕城内，实皆仰荷上苍之默佑，列祖之鸿休，独因叛贼阿睦尔撒纳遁逃未获，以至劳我师旅，于今三年。盖此贼一日未能成擒，则西事一口不能就绪，不得不极力追捕，以为边圉久远之计，非朕之好为穷兵黩武，从前所降谕旨甚明。”（俱见乾隆东华录）皆可见其对于用武之旨趣。至其治理之方策，则随地异宜，缘俗而化，不拘一格矣。兹就疆土之经理与政教之布施两方，述之如次：

一、疆土之经理

清代领土属于藩属性质者，约可分为四部：曰内外蒙古、曰新疆、曰青海、曰西藏是也。其治理情形，各有不同。内蒙自汉唐以来，匈奴突厥之属，杂处其间，辽金及元，始置郡邑城郭，与内地稍异。明代威德弗远，边警时闻。清兴东土，蒙古诸部，先后款附，联为戚属，载在勋与，各奉其土地人民，此于内臣。是以编户设官，悉遵约束，带砺之锡，爱及子孙。其封爵会诸盟事，于理藩院旗籍司及王公司，视功之大小，与别承袭之等差，酌路之远近，以定朝贡之疏数。典礼至优报渥，而各蒙古亦无不恪守疆场，倾心向化。入奉朝元之会，出参从狩之班，屏藩万里，中外一家，实旷古所未有也。大漠之野，号称瀚海，此漠南漠北所自分也。汉唐盛时，兵力仅至于漠南，若漠北则固荒远矣。自之初起自西北，建都和林，其后混一天下。遂于和林置中书行省，列于十一行省之中。其后裔于明初复退保于此，位号相传，终明之世，自成强国。清当开国之始，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极汗，即同时纳贡。至康熙年间，喀尔喀与准葛尔构难，举国内乱，圣祖亲征六师，三临朔漠。干戈所指，威震龙沙，绝域之遥，如履户阈。逮乎准部败窜，朔塞荡平，于是喀尔喀全部列爵分旗，庇托清宁。承平以来，绥怀益远，凡内附之厄鲁特部人，亦分驻焉。其封爵会盟诸典礼，隶于理藩院典属司及柔远司。新疆古号西域。西域之名，始见于汉史，自玉门阳关而外，直抵葱岭，其在天山以北为乌孙诸国地；天山以南，为城郭三十六国地。班范二书西域传所载道里远近，形势宛然。大约各君其国，自相雄长，终汉之世，时通时绝，虽有都护校尉之设，聊示羁縻而已。唐代西突厥居天山之北，兹龟焉耆诸国居天山之南，当贞观永徽盛时，分设北庭安西都护，开置四镇。其他之列为州府者，往往各就其部落称之，而版图不登于司徒，贡赋不入于天府，有驾馭之名，实鲜开辟之实。此无他，地既荒远，人复鸷悍，中外回绝，控制为难。历代以来，凡其名称沿革，疆域之分并，且有未能深悉者矣。清初准葛尔以元代强臣，割处西陲，据有伊犁，役属回部，经康熙乾隆三朝之征讨，天山南北，始归绥定。以伊犁为总属之区，以乌鲁木齐为孔道之要，其北则有哈萨克布鲁特诸部为屏翰。于是计

里兴屯，固方筑堡，辟荒裔之土田，皆成沃壤；起大蒙之亭障，不限提封。举从右狃肝榛睢之地，一变而为庐井桑麻，共归耕凿。从兹山河表里，乐业安生，岂非斯土斯人之厚幸欤！从兹古代地志以为荒邈难稽者，莫不部居州次，列在图经矣。青海自周秦以还，诸羌繁衍。罕无声教，厥后一变而为吐谷浑，再度而为吐蕃，至明代入于蒙古，而后复为布鲁特所有。部落之居此者已经屡易，清初其部顾实汗即输诚归附。逮雍正初年，平定青海，余众畏服，朝贡惟谨。其他介处西陲，邻接甘肃全境，自汉置河西四郡，中称其隔绝南羌，为断匈奴右臂。明初建重镇于甘肃，以北拒鞑靼南捍诸番。中叶以后，北部得越部门入，与番族相通，遂世为边患。清代抚有其地，以取新疆，长驾远馭之略，固非前代所能及。至于西藏，古号吐蕃，隋唐之时，颇与中国交通。元时西藏之地，皆属于番僧，明代亦然。满洲崇德年间遣使东来。康熙年间，为准部侵扰，经清军讨平，因其归归，闡扬善教，所谓因教不易其旧，齐其政不易其宜者，盖怀柔抚馭之道，即于是寓焉矣。（皇朝文献通考輿地考）

虽然，清代对于蒙藏区域，视为禁地，或深闭固拒，或旧俗羁縻，不使有开拓之机会，盖恐受外族之同化煽惑也。例如嘉庆二十年谕云：“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留邪教，尤属非是。著交理藩院通飭内外诸札萨克部队，各将所属蒙古等妥为管束，俾各遵循旧俗，仍须严查，尚有游民习学邪教，即拿获报院治罪。”又乾隆五十八年奏准：“西藏地方，与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处皆系接壤，向来外番人等，或来藏布施，或讲论事务，达赖喇嘛发给书信，原无禁例。但相沿日久，毫无稽察，甚至卫藏地方紧要事务，亦并不关白驻藏大臣，辄私行往来通信，彼此关说，弊窦丛生。将来遇有廓尔喀稟请之事，均由驻藏大臣主持。”（俱据大清会典事例）则其防御之严可知矣。惟新疆开拓，不遗余力，天山南北两路，以郡县之法统制之，不禁汉人之移殖，故文化日开，成效颇著。然其对于疆土之经理规划，则固无二致焉。述之如次：

一、行政区域之划分，清代对于诸藩疆域，采用“众建政策”以分其势，盖势集权重，控御维艰，非众建则不足以收其统治之效也，诸藩行政区划部之最小者为旗，合旗为部。（蒙古语 *Ai a* 爱玛克）合部为盟，（蒙古语 *Chogo gr:n*）皆从会盟地之名称。例如哲理穆盟，罕林阿盟，克鲁伦巴尔和屯盟等是。

（一）内蒙古 内蒙古，东至吉林、黑龙江界、西至贺兰山厄鲁特界，南至察哈尔八旗及各牧场界，北至喀尔喀（即外蒙古）界。其部落在西北边者，济农谙达二部为最强。清初蒙古科尔沁部先归附，及得察哈尔，诸部相继来附。及定鼎之后，共分二十五部，为五十一旗，与内八旗等，其朝覲贡道：则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四部十旗，由山海关、扎鲁特，喀尔喀左翼，奈曼、敖汉、土默特、喀尔沁、翁牛特、阿鲁喀尔沁特部十三旗，由喜峰口；巴林，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洗齐特，阿巴喀纳尔右翼，阿巴喀左翼六部九旗，由独石口；阿巴喀纳尔左翼、阿巴喀右翼，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六部七旗，由张家口；乌喇特，鄂尔多斯、归化城、土默特三部十二旗，由杀虎口，共分五班。其盟部区划如次：

内 札 萨 克 蒙 古 盟 部

哲里穆盟 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

札赉特四部。

召乌达盟 札鲁特、喀尔喀左翼、奈曼、敖汉、

翁牛特、阿鲁尔沁、巴林、克什克腾八部。

卓索图盟 土默特喀喇沁二部。

锡林郭尔盟 乌珠穆沁、浩齐特、阿巴哈纳尔、阿巴噶、

苏尼特五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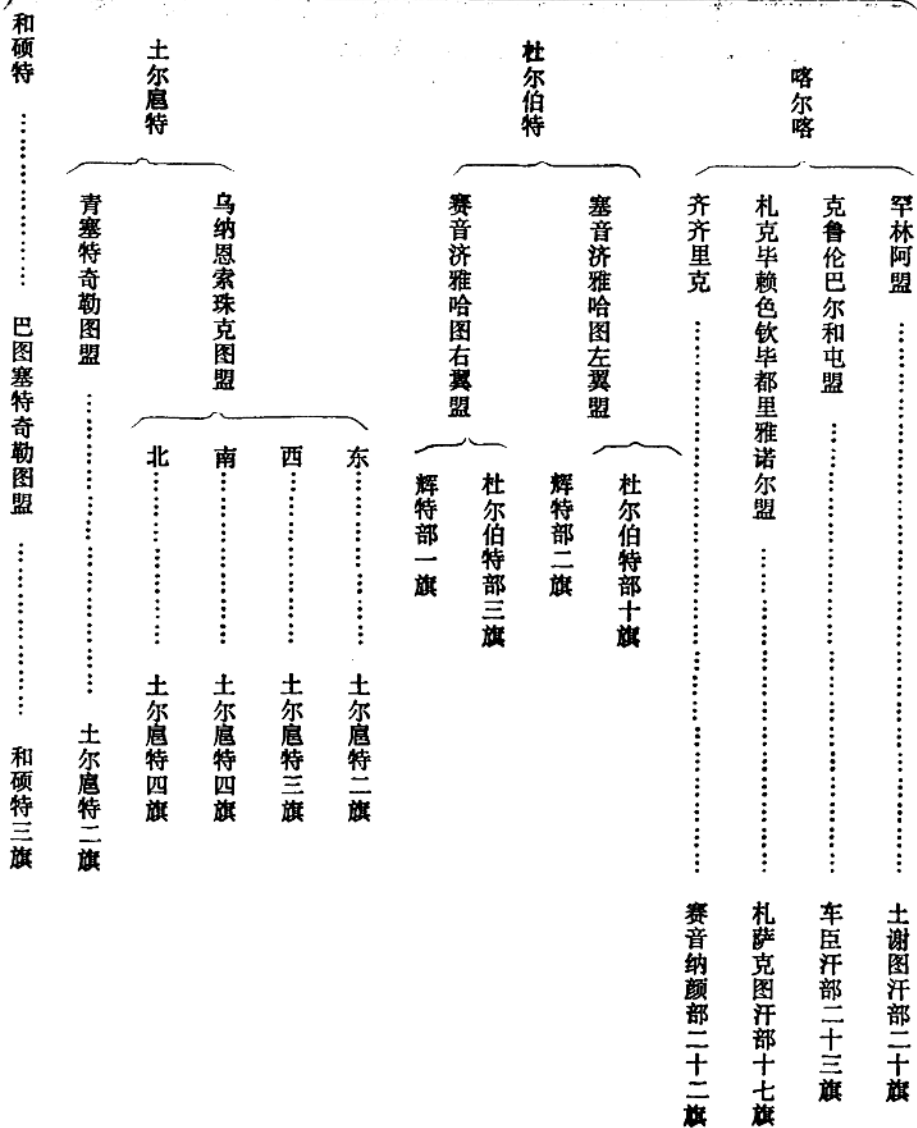
乌兰察布盟 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

乌喇特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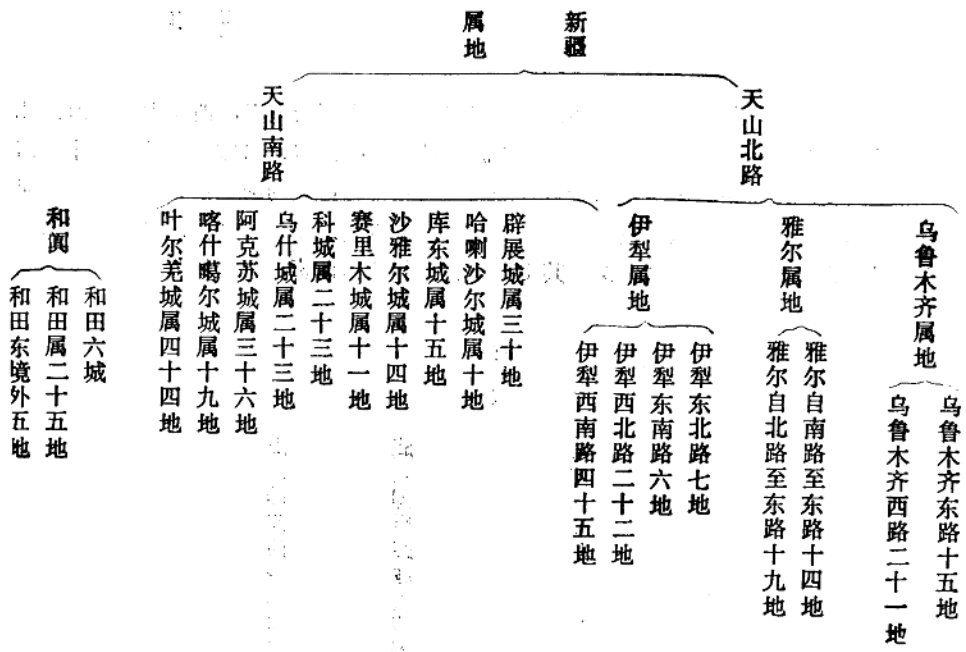
伊克昭盟 鄂尔多斯一部。

(2) 外札萨克蒙古 外札萨克蒙古东至黑龙江将军界，西至阿尔泰山接西域新疆界，南至瀚海接漠南诸蒙古界，北至俄罗斯国界。自明以来，共分七部，有三汗，中曰土谢图汗，东曰车臣汗，西曰札萨克图汗。康熙二十八年，噶尔丹兴兵攻破其国，七部举族奔溃，款塞内附，仍留其三汗之号。三十六年，噶尔丹窜死，漠北悉平，喀尔喀诸部，始归故土。其从征有功者，晋封爵增编旗，分为五十五旗，又有善巴自为一部号赛音纳颜部，雍正九年，授策凌为札萨克分盟各旗，共四部，为七十四旗，乾隆时增至八十二旗，其朝觐贡道，由张家口，共分四班。除喀尔喀部外，尚有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各一部。其区分盟旗，与内蒙古同。表之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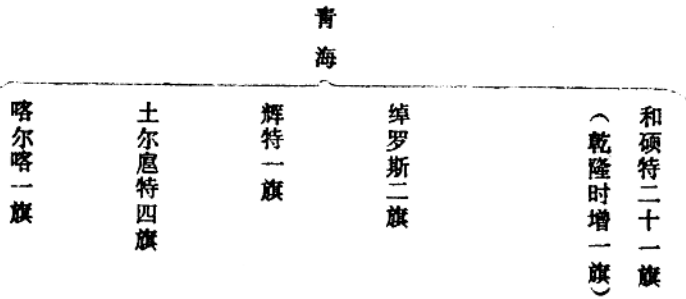
外札萨克蒙古盟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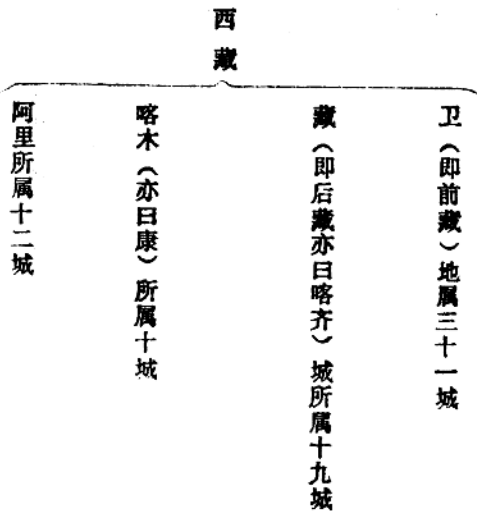
(3) 新疆 新疆天山北路在准葛尔时代旧有四卫特拉白绰罗斯部，曰杜尔伯特部、曰土尔扈特部、曰和硕特部。后土尔扈特部西迁，复以辉特部为四卫拉特之一。而绰罗斯世为之长，其余各部，皆为众台吉。其地有二十四鄂托克，九集赛，二十一昂吉。鄂托克为其汗之属户，每一鄂托克，或千户，或数千户不等，各有宰桑司之。其赋皆上之于汗，集赛所出赋则以供应喇嘛事务，其昂吉为台吉之属户，而仍统属于其汗。至天山南路如喀什喀尔叶尔羌等城，本为回众所聚息。自两路俱破，平定新疆全部，改设郡县，如同内属。其区划如次：



(4) 青海 青海古曰西海，东至甘肃西南洮民边境，西至西藏，南至四川松潘界，北至甘肃安西府界。清初厄鲁特汗顾实朝贡不绝，其子留驻西藏为汗，于青海不复置汗，自分其地为左右二境，部落散处其间，谓之西海诸台吉。雍正元年，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叛，三年于各部落编设旗分。自青海厄鲁特外，为游牧之绰罗斯，辉特，土尔扈特，喀尔喀，皆分置佐领，共为旗二十有八。乾隆十一年，增设一旗，即喇嘛管辖。其封爵朝贡，隶于理藩院之典属司及柔远司。其朝觐贡道由西宁，分为三班，其旗划部分如次：



(5) 西藏 西藏在川滇边外，东至四川界，东南至云南界，西至大沙海，北至青海界。清初抚有其地，因其俗而治理之。其地有四：曰卫、曰藏，东境曰喀木，西境曰阿里，辖城六十余。卫与喀木诸城皆统属于达赖喇嘛；藏与阿里诸城，皆统属于班禅喇嘛，别设驻藏大臣二人，镇抚其地。封爵承袭及入贡之事隶于理藩院之典属司及柔远司。置互市于四川西边之打箭炉。其贡道由打箭炉分为两班，其区划如次：



(二) 城堡台卡之建置 塞北关西之地，沙磧千里，乏水草，绝人烟，自古已然，故汉唐有事于边陲，每设立城邑，以为继援，置郡朔方，列障河南，筑河北三受降城，设西北庭都护，皆此意也。清代抚有蒙准，既为之划分疆土，亦复随事应机，修建城堡，添置台站，以为巩固边防，实行统治之计。盖城堡所以坚防御，而台站则所以利交通，军事民政之设备，因以为要图矣。

魏源曰：“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罗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城亦皆城郭之国，若乃不城郭，不容室，不播殖穹帐寄而水草逐者，惟瀚海南北部及准部青海诸部则然”（圣武记）是则蒙古新疆一带，向以游牧为盛也。清代于蒙古则多设台卡，新疆则多筑城堡。例如伊犁向无城，准葛尔随逐水移徙，本为行国，乾隆二十年平准部，二十九年，始于伊犁河北度地创筑，赐名惠远。城垣高一丈四尺，周九里有奇。门四，东曰景仁，西曰说译，南曰宣闾，北曰来安，中建鼓楼镇之。五十九年就城东偃展筑一百二十丈，满营兵驻城中，察哈尔，索伦、锡伯、额鲁特四营，分别四境，为新疆第一重镇。所属城八。曰惠宁，曰绥定，曰广仁，曰瞻德，曰拱辰，曰熙春，曰培民，曰宁远。又乌鲁木齐向无城，乾隆三十一年，创筑于红山之侧，名迪化城，门四：东曰惠孚，西曰庆丰，南曰肇阜，北曰憬惠，三十七年，又于迪化西筑一城，赐名肇宁，高二丈二尺五寸厚，一丈七尺，周九里有奇。门曰：东曰承曦，西曰宣禧，南曰同轨，北曰枢正，四十八年，重修所属各城，自库尔喀喇乌苏古城，巴里坤，土鲁番四大城而外，其城堡之居东路者凡十三，曰惠来堡，曰屡丰堡，曰辑怀堡，曰阜康城曰惠来堡，曰育昌堡，曰时和堡，曰愷安城，曰保惠城，曰古汉城，曰靖宁城，曰木垒城。曰镇要城。居西路者凡十四，曰宣仁堡，曰怀义堡，曰头屯所堡，曰宁边堡，曰宝昌堡。曰乐全堡，曰芦草沟所堡，曰景化城，曰康吉城，曰绥宁城，曰绥来堡，曰遂城堡，丰润堡，曰安阜城。居南路者一，曰嘉德城。（祁韻士西陲要略）此其大较也。

卡伦者，新疆及蒙古等地方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之谓也。卡伦之设立，亦以新疆为多，新疆北路之塔尔巴哈台与科布多毗连，以额尔齐斯河为界，河东卡伦，定名和尼迈拉虎，隶科布多；河西卡伦，地名辉迈拉虎，隶塔尔巴什台。自辉迈拉虎至塔尔巴哈台，夏季设大小卡伦十三处，冬季设八处。塔尔巴哈台西南一带设卡伦八处。由哈布塔海沁达兰一带而南，设大小卡伦二十三处。伊犁河北岸，设大小卡伦八处。自伊犁河南而西，设大小卡伦十六处，隔河与哈萨克接壤，其锡伯屯牧西南，因有回子屯所，每年夏秋设卡伦于达尔达木图，以资巡察，由锡伯卡伦接连迤西转而南东，设大小卡伦十五处。厄鲁特屯牧东南设卡伦十八处。伊犁城北塔尔奇一带及伊犁河渡口设卡伦七处，自伊犁南至回疆乌什城西北一带，设卡伦六处，自乌什而西直达喀什噶尔城，设大小卡伦十七处。自喀什噶尔东南至英吉沙尔城，设大小卡伦十二处。自英吉沙尔东至叶尔羌城，设卡伦七处，自叶尔羌东南至和阗城设卡伦十二处。自叶尔羌东北至阿克苏城，设卡伦二处。自阿克苏东北至库车城，设卡伦五处。自库车东北至喀喇沙尔城，设卡伦二处。自喀喇沙尔东北至吐鲁蕃城，设卡伦六处。自吐鲁蕃东北至哈密城，设卡伦四处。（西陲要略）综计新疆之卡伦，殆二百余，其驻防之严密，盖可知矣。

至于台站之设，仿于元代，率在蒙古境内，按籍受成，至纤至悉，清初属于兵部，凡官吏军队经过蒙古者，皆由台站供差。而各台站供应马匹饮食，皆由蒙人当差，预为派定，一有传牌，各站即为预备。盖蒙地广漠，且有数百里无人烟之处，若无台站，官员军队经过，往往数日不得饮食也。台站之设，名目甚夥，曰邮，曰新邮。曰喀尔喀自备邮，曰鄂博，曰察哈牧厂，曰卡伦，曰围场卡伦，曰柳条边邮（糞自珍蒙古台卡略）康熙三十一年，自古北口，至乌珠穆沁置台九，自独石口至高齐忒置台六，自张家口至四子部落置台五，自张家口至归化城置台六，自杀虎口至乌刺忒置台九，自归化城至鄂尔多斯置台八，自喜峰口至扎赖置台十六。雍正六年征准噶尔时，增设塔尔巴哈台等处台站，曾派大学士督理其事，用款至千余万之多。及乾隆三十四年，又有增设，喜峰口路札赖特尽处起，置台十四，古北口路乌珠穆沁尽处起，置台六，杀虎口路乌刺忒大路外，置台七，张家口路四子部落尽处起，置台十六。是以抚驭全蒙，纵有五六千里，横路有二三千里，绝无鞭长莫及之患也。（清稗类钞）。

（三）军民之移戍 蒙古诸藩，地方辽阔，人烟稀少，为整理计，常有提倡移戍军民于其间，以充实边防者，陈黄中，蒙古边防议云：“今塞外大宁”开平，兴和，东胜旧地，皆五牧厂之区，与诸部多犬牙相错。热河八沟营郑家庄虽分列副都统，总管驻防，而由河屯营，以西开平旧卫，其卫所遗迹尚存。兴和尚有屯田室户，独石口外则有红城归化城为东胜旧地，彼处并土泉深厚，水草丰美，宜于屯牧。始于升平故地，设屯牧使一人，总领其事，复分设口外四路，满汉同知隶之，画疆分驻，联为应援。现今内务所上三旗及会稽司诸衙门闲散者，丁约数万有余，汉军披甲外闲散者，亦有二万余人，此等与其使聚食京师，贫窘无聊，不若徙之塞下，使各食其力，每岁拨发三万人，复募边民愿往者，各给以种粮牲畜，令其分地屯牧。择其中之骁捷者，教练为兵，耕牧之余，复习骑射击刺之法，名为屯军，使世守其业。五年以后人始酌改耕收之税，即以供给屯军饷劳之需，复以其余力缮完堡墙，修整戎器，第使人自为守，经费所出，取之屯牧，已自有余。

……举且京师数十万之游惰，悉纳之尺籍伍符，使各逐其俯仰之资，国家获收镇戍之用，于是销未然之患，而奠磐石之安矣。（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此种开垦计划，实为要图，但康熙五十四年，虽会喀尔喀，苏尔图，喀喇乌苏，乌兰固木，科布多等处屯田命博尔丹等监管。五十六年，增垦阿里衮固楚等处地。雍正三年，会议开鄂尔坤图拉等处屯田。然清廷以蒙古为外藩，欲其愚昧无知，世受中朝之笼络；又惧汉人煽惑诱谋潜为不轨，以图报复，故对于汉蒙市易钐制极严。大清会典：“凡互市商给以院（理藩院）票所令将军若大臣若札萨克稽察之，颁其商禁。”注：“票商定限，一年催回，不准潜留各部落娶妻立产，止准支搭帐房，不准占盖房屋，不准取蒙古名字，无票者即属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货物一半入官。”“其防制之法极为严厉，宁任其地广人稀，绝不轻议开放。雍正五年二月庚辰谕内閣云；”敬贤圣祖仁皇帝实录内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奉旨”山东人出口种地者，多至十万有余，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地生理，昔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但不互相对阅查明，将来俱为蒙古口矣！嗣后山东人民有到口外种地

者，该抚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移送稽查，由口外回山东去者，亦查明造册移送该抚覆阅稽查，则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矣。”朕披读之下，仰见我皇考圣虑周详，抚民怀远之至意。此事今尚行否？其直隶山西民人有往口外种地者，亦照此例行否？著大学士等查奏。“此限制内地人口移植口外之一法也。故蒙古虽属清二百数十年，而实未开化。至其季年，禁例始弛，而补救已晚。龚柴谓：“蒙古五谷不植，草莱不辟。旷野无垠，倍形萧瑟。近有北鄙华民，徙居其地，从事稼穡，渐次有振兴气象。”（蒙古考略）然清季虽有汉人入蒙古从事于农商业者，亦未能大著功效。至于西藏，则何有秘密国之称，较之蒙古，尤有向隅之叹。故蒙藏地，虽至今日尚未能同化齐一焉。

清代之实行军民移戍政策，推究不遗余力者，厥惟新疆为然。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云：“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餐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年太平之盛人心惯于奢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盛者。自京师始，概平四方，大抵富户变贫，贫户变饿。……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会西徙。……又各省驻防旗人。生齿日繁，……各将军议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小省行若干丁，盘费宜视民人加重，以示优厚。其迁政暂设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先期辄危崖，划仄岭，引源泉，泻漫壑，到西分插南北两路后，官给蒙古账房一间，牛犁具，籽种备。先给大户如千丈，中户如千丈，下户如千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沙碛不报恩外，每年一奏开恩之数，十年直奏总数，二十年汇查大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此等计划，实为当时一般舆论，视为可行者也。七十一谓：“乌鲁木齐亦准噶尔故地，自平定伊犁，额鲁特种人皆剿灭，千里空虚，渺无人烟。……迺来甘省民户，移驻数千家，及内地发遣人犯数千，皆散处于昌吉玛纳斯等处，开辟草莱，充斥其地，为四达之区。以故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廛宽敞，人民杂处。茶寮酒肆，优全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畜座，甲于关外。”又谓：“阿克苏回子一大城也。……地当孔道，故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入棚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设游击一员，稽查往来晴票，弹压四方。”又谓：“叶尔羌（叶尔谓地，羌宽广之谓）回疆一大城也。……人丁七八万户，九城各千户。……民栉而居，几无隙地，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退摆特部酣，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入棚尔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之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其人循谨，敬中国之人，爱戴官长。”又谓：“喀什噶尔，回城。……极繁华，惯技巧，攻玉镂金，色色精巧，风俗尚奢，多妓女，娴歌舞，殷实之家，亦颇畜之，犹中土歌姬也。人皆循谨，畏法敬官长。（俱见新疆纪略）观此，则其商贾繁兴，物产丰富，制造精巧，习俗侈丽，人文所聚，大城迭出，西域水草之地，宛然华风，则其开拓之成绩可知矣。

当新疆南北路之荡平也，以伊犁为总汇重地，而乌鲁木齐当中外冲要，塔尔巴哈台边接外藩，分设满兵驻防，汉兵屯种，皆携眷移戍。惟南路回疆，则更番轮戍。其兵制可考者：伊犁驻防惠远城满洲兵四千，惠宁城满洲兵二千四十，其伊犁河南岸分驻锡伯兵

千，索伦达瑚尔兵一千，察哈尔蒙古兵一千八百，厄鲁特兵二千八百，沙毕纳尔兵六百，皆射猎游牧为业。（屯田惟达瑚尔兵其余皆游牧）。又建六城，分驻绿营，携眷兵三千，开屯兴筑，星拱棋布，与伊犁城环峙，兵六万五千三百三十，兼岁派换防于回疆者八百，换防于塔尔巴哈台者一千五百（塔尔巴哈台本有驻防兵九百，绿旗驻防兵六百，后撤去驻防，惟其换防及屯兵共三千。）此北路驻防兵制也。其回疆南路，则皆换防之兵凡五千七百六十，哈密及哈拉沙各七百余，叶尔羌及喀什噶尔各七百余，阿克哈八百，英吉尔沙四百，库车及和闐各二百余，喀什及赛里木各百五十，皆绿旗兵，由内地陕甘及乌鲁木齐分年派往。惟喀什二城旗兵各三百，英吉尔沙骑兵二百，由伊犁派往。初议三年一班，后改五年一班，各设办事领队大臣，此南路番成之兵制也。东则乌鲁木齐扼南北两路之冲，设驻防满洲兵三千四百六十，以都统辖之。兼辖巴里坤副都统驻防兵一千，古城副都统驻防兵一千。乌鲁木齐，统理屯田副都统二员，屯田绿旗兵四千，又乌什屯田绿旗兵一千，并属伊犁将军节制调遣。此东路之兵制也，（其乌鲁木齐提督，则自西安提标移驻，又设巴里坤总兵，哈密副将，各辖绿营，而节制于陕甘总督。与新疆驻防相联络）。新疆驻防换防绿营，皆陕甘二省移往；其驻防满洲兵，则自热河西安凉州壮浪移往；察哈尔蒙古兵，则自张家口外游牧移往（察哈尔都统两翼兵额万人，自移往新疆外，尚存八千有奇。）索伦锡伯等兵，则自东三省移往；厄鲁特沙毕纳尔兵，则由新附编入，（沙毕纳尔随土尔扈特来投，及厄鲁特之附属庸小部。）或领以侍卫，或督以屯官，或隶于佐领。其回兵则分隶各城伯克，而总辖于将军大臣。惟携眷驻防之兵有定额，其番成之兵，三年更代，以次增设，无定额。或谓“南路回疆，永宜仿北路驻防兴屯之制，招华民，实回疆，变膏腴为内地，势尤顺，利尤大”（圣武记）惜清廷尚有所未遑耳。

清廷绥服殊方分设兵防，以为善后之计，其中湖洲，蒙古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绿旗兵，皆参差互用，或永驻以安家室，或更番以均劳逸，大抵以伊犁将军总理全局。特驻重兵，东则乌鲁木齐，北则塔尔巴哈台，南为回部诸城，分屯列戍，悉听调遣，与安西境外之哈密巴里坤互相联络。凡各驻防及卡伦台站兵，即分源田产牲畜，以资养贍。而绿旗屯兵，及回民屯户耕种之所收山南回城赋税之所入，岁有赢余边储充物。至嘉峪关左右已居腹地，无俟多兵驻守。故合计每年兵弁邮传之需，旧视额且省什四五焉。新疆自康熙五十五年命议开巴里坤哈密等处屯田，乾隆二十三年，派兵屯田哈喇沙尔等处，增乌鲁木齐等处屯兵。二十六年，议开辟展等处余地，募回人承种。三十一年，总计绿营兵屯田伊犁四屯地，三万六千亩，塔尔巴哈台一万八千亩，乌鲁木齐三营五万一千三百二十亩，景化城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亩，库尔喀喇乌苏四千亩，晶河四千亩，玛纳斯四千亩，乌什一万二千亩，哈喇沙尔七千三十五亩，巴里坤一万六千五百亩，穆垒四千亩，哈密所属材巴什呼四千六十五亩，塔里雅沁七千三十亩。招民承种地，巴里坤四千七百二十亩，乌鲁木齐十万三千八十八亩。伊犁种地回民六千户，岁交粮九万六千石。盖自新疆平定后，兴屯教种，次地举行，由巴里坤以至伊犁前后垦辟，无虑十余万顷。天山南北，于旬响响，非复汉唐以来足军食省挽输者所可同日语矣。（皇朝文献通

考田赋考)若此皆以“西域治西域”之政策,其经费,既不取之于国库,而利于事业,地方胥受其益。此固筹划边驻防与民生者所宜意者也。魏源论新疆移戍之情事云:“汉之西域,前称山北六国。后又称车师六国;车师有前后部,前王庭则今吐鲁番,后王庭则今乌鲁木齐也。其西为乌孙,则今伊犁。其北为北匈奴地,则今塔尔巴哈台地也。皆天山北路行国,非居国,当其阻于风气,间于山川,我朝亦尝勤天下之力以经营之,凡与汉世匈奴大宛无异。一旦迫天时,顺人事,列亭障,置郡县人又或以为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抑思兵果否尝增耶?财果否尝费耶?南北两路养兵万有九千余名,设官千有四百余员,有驻防有换防,驻防携眷之满州索伦蒙古,厄鲁特兵,则移自盛京黑龙江,移自张家口,移自热河,其换防番成之绿营兵,则调自陕甘,岁支俸饷银六十七万八千九百余两,即内地应领之额项。增兵者安在?(内有新疆本地租税茶马匹绵花布,可抵银七万八千余两)。三十七年十有一月高宗斥四川总督文援开捐之请,谕曰:“自平定西藏以来酌减沿海防秋兵马,及酌裁各省驻防汉军粮饷马乾等项,除抵补新疆经费外。每年节省银九十余万两,历今十有余载,岁出较少,约积存千余万。是以乾隆初年户部库银止三千四百万两,今已多至七千八千八百余万,有盈无绌。”是新疆不惟未尝靡饷,而且节省,其费财又安在?(新疆略识:甘肃等处草料,及京口杭州等处出旗汉军俸饷口粮马乾拆色等项,每岁节省银一百二十九万余两,除抵新疆各城廉俸经费外,止余银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余两。)且北路屯田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余亩,南路四万九千四百余亩,岁交银米共十四万三千余石,尽支放外,尚不敷二万三千石,由旧存仓贮五十万石内支补。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自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且夫一消一息者天之道,哀多益寡者政之经,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两路,地大物博,牛羊麦面蔬窳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间,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伯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外,辄辟于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尾闾者也。是圣人损益经纶之义,所必因焉乘焉者也。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较之康熙雍正间,烽火付近畿,边民寝锋镝,中匡运饷屯田于科布多巴里坤,且守且战,先后靡帑七千余万者,其劳敝又安在?夫狙近安,忘昔祸,不可谓智,生齿日孳,民财日匮,反欲闭其大源,不可谓智。国用之绌,由民粮武俸之增,河工岁修之费,八旗口粮之重,纹银出洋之甚,皆倍于乾隆中叶以前,不采其本,而漫咎于新疆耳。……………西域之不治,自上古至今数千载,天欲使化荆棘而康衢,化幽谷而白日,化榛狫而冠裳,化毡帐而井闾,则必得圣人而界之。且必铲销磨汤,一扫其旧而界之。……………自是以反覆于西陲,军事之本末,睹一支,念全体,观一隅廛中国,益三叹于始事之困难,于终事之不易焉。”(圣武记)可谓痛切言之矣。而当时食肉者流,无深谋远虑,拓殖之举,仅限西北,且覆限天山北路,至其南部回疆,仍不暇注意。魏源谓:“乾隆二十三年勘定新疆,经画善后之计,北路详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万余亩,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其官兵则北路驻防,而南路仅换防。商民则北路挈眷;而南路不得挈眷”……………城使防伊犁乌鲁木齐移眷驻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为额兵,屯田裕饷,并许内地商民,